高原上的生态启示录

——生态批评视角下的《雪山大地》

文学院 23级汉语言文学一班蔡佳益 19892287761

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那片广袤又脆弱的土地，便很难再以旁观者的心态去读《雪山大地》。杨志军笔下的这部作品，不只是一部写高原故事、藏地记忆的史诗，更像一份带着风雪寒意与生命思考的生态启示录。若用生态批评的视角去拆解文本就会发现，它契合了王诺对“生态文学”的定义—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思想，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最高位置，一边追问人与自然该如何共生，一边探寻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，最终完成了对现代文明的生态反思。这种反思，既是对“只顾发展”的清醒审视，也是对“生命共同体”理念的真诚呼吁。

一、生态整体主义的文学表达：跳出人类中心看“大地完整”

生态批评里有两个核心观点，“大地的完整性就是生态的整体性”“自然和人类是生命共同体”，这两点在《雪山大地》里被写得极具感染力。在作者的笔下，雪山、草原、河流和生活在这儿的牧民、牦牛、藏羚羊，不是“人为主、自然为辅”的割裂关系，而是互相影响的。

在小说里，自然不再是“背景板”，而是能推动故事发展的“主角”。比如沁多草原长得好还是坏，直接决定了牧民什么时候搬家、能不能活下去；雪山融化的水多还是少，关系到草原上所有动物的生死。这种写法，其实和劳伦斯·布伊尔提出的“环境的想象”不谋而合——当自然从“被描写的对象”变成“能影响剧情的力量”，那种“人类能掌控一切”的想法，自然就站不住脚了。

书中有个情节能体现生态整体主义：有人因为狼群吃牛羊，就想把狼赶尽杀绝，但懂草原的老人却反对，说“狼没了，黄羊、旱獭就会泛滥，草场早晚被啃光”。这种认知不是空洞的“环保口号”，而是高原人祖祖辈辈生活总结出的经验。杨志军通过很多这样的细节，打破了“人定胜天”的傲慢，让我们明白：人只有顺着自然的规律走，对自然保持敬畏，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好好活下去。

二、找生态危机的根源：给自然“重新赋活”

生态批评之所以会兴起，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家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担忧。《雪山大地》没有只喊“保护自然”的口号，而是敢直面问题，去挖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和制度原因。在作者的描写里，我们能清楚看到现代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冲击：为了多养牛羊赚钱，草场被过度使用；为了短期利益搞开发，草原生态被破坏；老祖宗留下的“取之有度”的生态智慧，也慢慢被人忘了。

当我们以一个后来者的视角审视过去，似乎能轻而易举地做出正确的答案，但回望那个时代的人们，他们深陷于时代的洪流，面对命运的抉择依然坚定，是他们至臻的灵魂底色与无尚的品格信仰。这种纯真的品质就和自然一样，值得我们去珍惜。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物质生活而对自然的生命漠视，而是要更加尊重并且爱护，赋予自然本身的生命力。

三、生态美学的体现：真善美的统一

《雪山大地》构建的世界，特别符合生态美学的理念。生态美学追求的是“人与自然和谐，真善美联在一起的生活”，作者把这种追求，写成了雪山草原上的诗意和温度。

在他的笔下，“美”不是单独存在的。不是说雪山好看、草原漂亮就是“美”，而是这种美里，藏着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所有生命的关怀。比如牧民和青草一起呼吸的样子，雪山下帐篷冒出的炊烟，这些场景之所以让人觉得美，就是因为里面有“真”和“善”。

书里父亲和母亲的选择特别有代表性。书中当年轻的父亲遇到生命危险时，藏族小才让的母亲舍身相救，不幸离世。后来父亲将才让带回西宁，治好了才让的聋哑。才让留在城市读书，考取了清华大学后前往斯坦福攻读博士，从青藏高原出发一步一步走向世界。而作为城市孩子的“我”却在草原长大，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草原接替父亲成为草原的建设者。来自汉族和藏族的两个家庭，他们的命运在此交汇，彼此交换了生命，交换了孩子，从此血脉相连。作者在书中道：“那些事放在历史中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父亲它等同于生命的经历，成了命运本身的显现。就像父亲后来总结的那样，所有的偶然都带有命中注定的意味，缘分在他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，点亮你，熄灭你，一辈子追随你，这还不够，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、所有后代。”

“在雪山之巅俯瞰大地，五物是得如此渺小，让人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渺茫和伟大。”当今全球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而《雪山大地》却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结。杨志军在书里写的那片雪山大地，正在提醒着我们：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人，只是自然的一部分。